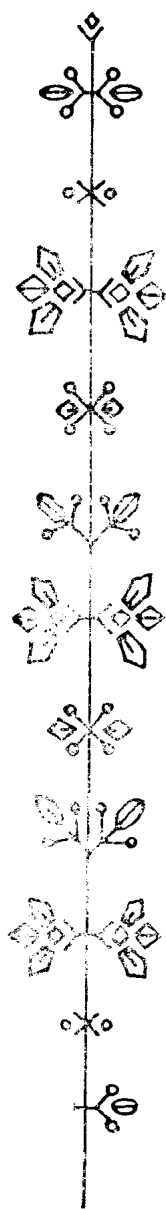


· 诗苑译林 ·

# 万叶集

下

杨 烈 译  
沈佩璐 张 勤 校  
施小炜 郑 强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译自

藤井乙男博士《万葉集略解》编辑解说本

昭和七年八月十日第三版，日本京都市文献书院发行

## 万 叶 集

上、下册

杨 烈 译

沈佩璐 张 勤 施小伟 郑 强 校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80 印数，1——22,000

统一书号，10109·1725 定价，(平装)3.55元 (精装)4.80元

## 《诗苑译林》出版前言

翻译介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它的成就和它所具有的战斗意义，以及它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学史家已经作出恰切的评价。为了让我国读者欣赏国外诗歌名作，翻译家们进行了辛勤的工作，使这些名作的艺术魅力在我国语言里再现出来，受到了欢迎和重视，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诗的翻译是比较艰苦的。诗是所有文学作品中要求最严格的一种体裁，诗所表现的是人类精微细致的优美感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使这些文化珍宝再现在另一种语言里，绝不是用简单的替换方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在短促的、动荡的、战斗的几十年间，已经有这么多在广大读者中象传诵本国名篇一样传诵着的世界名诗名译，翻译家们的辛劳是应该受到尊敬和赞扬的。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民族最奋发有为的时期，往往对人类文化贡献最多，也最积极地从事文化交流，最善于把自己的文化成果介绍给全世界，同时多方面地努力了解、鉴别和吸收对发展自己民族文化有益的各国文化成果。现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通过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语

言不同，各国优秀诗人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外国诗人广阔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他们绚丽多彩的艺术经验，引起我国诗人的浓厚兴趣；他们在艺术上的勇敢探索，得到了热情的反应。我国诗歌界不断地予以介绍，不少我国现代诗人同时又是优秀的翻译家。

我们编印《诗苑译林》，就是希望以我们微薄的能力，为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一点工作。《诗苑译林》的内容将是：一、“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诗歌名作，包括已出版而长期没有再印的，已发表但没有结集出版的专集或选集。二、至今没有译本，或虽有译本但不够完善的各国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三、各国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的选集、合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使读者对“五四”以来我国译诗成果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世界诗歌艺术的发展有个较系统的认识。我们计划使《诗苑译林》逐步地成为一套较完整的世界诗歌文库。

《诗苑译林》的编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应该感谢翻译家们对我们的支持、关心和鼓励。也应该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我们愿以热忱、勤奋、审慎的工作，努力使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在质量上都能让读者感到比较满意。我们热烈地期望大家不断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 译 序

### 1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日本和歌集，收集了自四世纪到八世纪四百多年间的长短歌四千五百余首，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奈良时代（八世纪）。因此，《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好似《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所谓和歌，原即倭歌，是日本古代汉诗以外的日本歌。原来，日本的文字从古借自中国，所以日本最早的书籍是用汉文写的。例如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在八世纪初），我们今天读起来，就象读中国的《左传》和《史记》一样。又如日本人最早写的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八世纪中），我们今天读起来，就象读中国的南北朝隋唐的诗一样。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逐渐借用汉字来代表他们的发音，这样写出来的诗文，虽然全是汉字，而中国人却看不懂了。这种文字日本人叫作“假名”。《万叶集》（759）就是最早用这种“假名”文字书写的，所以称为：“万叶假名”。这种写汉字方块字来代表发音的办法确实太烦琐，后来逐渐改用汉字偏旁来代音，遂成了至今日本人用的约五十个字母。

《万叶集》这一书名的解释，在日本也是异说纷纭。有的

说，“叶”是“言葉”的意思，日文“言葉”是汉文“言语”的意思，那么“万叶集”就是“万言集”的意思了。有的说，“叶”是指“时代”，如所谓“中叶”、“后叶”之类，那么“万叶集”就是“万代集”或“万世集”的意思了。有的说，诗集比喻为诗林，歌集比喻为歌林，有树林就必有树叶，“万叶”的“叶”指树叶，以喻诗歌之多如林中之叶，那么“万叶集”又有诗歌“万首集”之类的意思了。

《万叶集》分为二十卷。诗歌分类为杂歌、相闻、挽歌等。杂歌范围很广，四季风物、行幸游宴、狩猎旅行、缅怀京城等都是题材。相闻是感情的互相闻问，大多是男女赠答的恋歌，也有亲友之间的赠答诗歌。挽歌主要指哀悼死者的诗歌，也有临终之作和后人追忆之作。

《万叶集》中的作者也很广泛，有天皇、皇后、公子、王孙、朝臣、名媛、平民等。其中主要的是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山部赤人、山上忆良、高桥虫麻吕、大伴旅人、大伴家持等。据说，大伴家持还是最后的总编辑者。

## 2

《万叶集》中的歌体分为长歌、短歌、旋头歌三种，都是五音节和七音节轮流进行。长歌是五七五七继续下去，长度不限，而最后加一个七音节。短歌有两种：独立的和附在长歌后面的，后者称为反歌，一般都是三十一音：五七五七七。旋头歌则是五七七五七七。

我在翻译的时候，曾经考虑过如何处理这种五七调。把

五七调翻译成中国的五言七言诗句，则中国旧诗无此格式，且无此必要。所以我决定翻译成五言：长歌译成五言古诗（个别的译成七言古诗），短歌则译成五言绝句；旋头歌极少，有时译为五言绝句，有时译为七言绝句。

英文译者在译《万叶集》时也很难保持这种五七调。比如，他们译短歌时虽然努力做到了把全诗分为五行，却很难做到五七五七七的三十一音节。兹举两首为例：

[741] These meetings in dreams,	5 音节
How sad they are!	4 音节
When, waking up startled	6 音节
One gropes about, ……	4 音节
And there is no contact to the hand.	9 音节

[1426] The plum-blossom	4 音节
Which I thought I would show	6 音节
To my brother	4 音节
Does not seem to be one at all,	8 音节
It was only that snow had fallen!	9 音节

那么，我为什么不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新诗呢？我考虑到《万叶集》的和歌作于四世纪到八世纪这些年代，正是日本天皇们由飞鸟、近江、藤原迁都时代进入奈良定都的时代，正当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把那时日本的和歌译成当时中国的诗体，气氛更为合适。而且，自隋、唐以来，中日使节往来



频繁，中日文化交流愈益密切，日本派遣到中国的留学僧生颇多，且有在中国长期留住作官的，他们已擅长中国文学和诗歌，和中国诗人作朋友，并时有唱和。当时中日文化如此融洽，气氛如此相似，如一定要把当时的和歌译成今日的汉语，就有似叫古人穿西装那样的不调和。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和喜爱，在这儿也不过是说明我把《万叶集》和歌译成旧诗的过程而已。至于如果有别的人以别的原因一定要译成现代汉语，那当然他也是有其自由的。

### 3

这本《万叶集》全译本是我在六十年代翻译的。我常说，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是寂寞的年代，那时翻译此书只是为了消遣，为了安慰寂寞的灵魂，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但在前些年，有人听说我翻译了《万叶集》，便说这是“封建余孽”。到底是什么，我想应该读完了全书之后再说，而中国至今没有全译的《万叶集》。虽然有人和我自己都曾发表过少许，但在全书四千五百余首中，所占比例太小，不足以窥全貌。所以仅从文献的立场来看，也应该有此书的全译本问世。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中日文化交流来说，也应有此书的全译本。我在前面说过，日本的《万叶集》好似中国的《诗经》。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诗经》的，自古就很多，他们写的关于研究《诗经》的著作，真可以说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然而我们中国却连《万叶集》的全译本也没有，更说不上有多大研究了。

中日两国有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也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些年来也常见有一些文化交流的措施。然而日本人最重视的《万叶集》却没有中译本，这不能说是一个缺点。至少在文学上要做到交流，《万叶集》的全译本是不可少的。

第三，为了了解日本古代君民上下的思想感情，读读《万叶集》是有帮助的。《万叶集》的作者，自天皇以至于平民都有。第二首《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写登山望见山川之雄豪、人民之繁庶，油然起爱国之心。第五首《军王见山作歌》，写军王这一侍从随天皇远游而自己思家之苦，令人有“君子于役”之叹。第107、108两首是**大津皇子**和**石川郎女**的赠答歌，虽贵为皇子而仍无恋爱自由。第131首《**柿本人麻吕**从**石见国**别妻上来时歌》，写小公务员离乡别妻、进京求职之苦情。第317首《**山部赤人**望**富士山**歌》写**富士山**的高贵庄严。第392首《**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写穷人的苦难。第338—350首《**太宰帅大伴**卿赞酒歌十三首》，反映公卿将相们的享乐生活，但也有其精神超脱的一面。第1809首《**高桥虫麻吕**见**菟原**处女墓歌》，把传说中的爱情悲剧写得哀婉动人。第4111首《**大伴家持**橘歌》把日本最尊贵的橘树写为四时香果树。第3567、3568首的《**防人**歌》写夫妻相别的悲哀。第2363—2367首的五首旋头歌是五首情歌，写恋爱不自由而暗中往来的忧虑。

由以上少数例子看来，《万叶集》是日本古代人情风俗、思想感情的表现，是现实主义的画面。

第四，《万叶集》的艺术特点是雄浑豪放，不似后此的平

安时代和歌的柔美纤细，这点在日本已早有定评。写山川的壮丽、战斗的英勇，固然是雄浑豪放，即使写儿女私情，也是坦率朴质、毫无做作。例如上面所举过的《天皇望国歌》、《咏富士山歌》、《橘歌》，都属雄豪。再如第199首《高市皇子尊城上殡宫之时柿本人麻吕作歌》，其中描写高市皇子生前战功的一段，就写得雄壮威赫、有声有色。我译这段时特用七言古诗体，希望能表达其特点：

.....

皇子当时肩重担，身带大刀手弓箭，  
率领三军出令严，敌闻鼓声惊雷电，  
号角吹出虎吼声，敌人闻之心胆颤，  
飘飘大旗遍地红，春来野火随春风，  
冬林飘风吹大雪，声如万箭出强弓，  
乱箭射出令人恐，多如大雪散飞蓬，

.....

第196首《明日香皇女城上殡宫之时柿本人麻吕作歌》，其中描写明日香皇女生前和她的丈夫忍坂部皇子相爱的情况和皇女忽然死去的情况，也相当悲壮：

.....

回忆红尘世上浮，春花秋叶几时休，  
春花摘来插头上，秋叶摘来插上头，  
携手相看看不足，十五满月月如秋，

殷勤珍重思君意，时时相见并同游，  
谁知城上常游地，竟作留都将永留，  
相见相欢当年事，今如逝水已东流，  
.....

即使写儿女私情，也是落落大方，而不是矫揉造作。例如前面提到过的107、108两首，写大津皇子和石川郎女相爱，相约在山上幽会，大津皇子先去，却碰上下雨，但他宁可在雨中淋湿，决不离去，决心久等。他给她写道：

山上有微雨，雨中待妹来，  
雨中吾待久，衣湿水盈腮。

石川郎女收到他的歌，觉得他的深情厚意，而自己又无可奈何，反而羡慕山上的雨能够接近他。她回歌写道：

待我君衣湿，君衣不可分，  
愿为山上雨，有幸得逢君。

又例如前面提过的3567、3568两首防人歌，写夫妇分别时的心情凄楚，但却没有悲啼，而是情深意厚地愿作弓相随。这夫妇一唱一和的两首歌，我曾经默诵过千百遍：

别妹远行去，妹真太可悲，  
持弓行道路，把妹作弓持。

别后仍相恋，此行有苦衷，  
君行朝猎日，愿作伴君弓。

总之，阅读《万叶集》，使我们接触到无数纯真、优美、善良的灵魂，使我们向人生最崇高的目标追求，使我们得到高尚的艺术享受。

#### 4

《万叶集》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书，经过若干次的编辑和增补，全书体例殊不统一：即以杂歌、相闻、挽歌三种分类而言，编排也较杂乱；前面有了的后面又有，前面只分相闻，后面又加按四季来分；甚至有些散文也编进去了。至于各首标题和左注也无统一体例：有的注在歌前，有的注在歌后，作者名号有的在题内，有的在左注内；甚至“作之”、“作也”、“作”各处杂用，有时根本无“作”字。目录里的标题和本文里的标题也时常有出入。这些，千百年来，日本已仍其旧。从文献的立场看，今天的中译本也只能仍旧。此外，标题、序跋、左注等本原即是汉文，日本人的汉文虽好也有其不足之处，但仍宜存其旧，以保存文献本来面目。当然，研究批评、校正增补，这些都是后人研究者所可做的。

#### 附记

我在六十年代翻译《万叶集》时，用藤井乙男博士根据橘千荫《万叶集略解》的编辑解说本（昭和七年文献书院版），并参照佐佐木信纲博士的《新训万叶集》（昭和八年岩波书店版），偶尔也

参考**丰田八十代**的《万叶集新释》（昭和六年大仓广文堂版），近几年在中日复交后才得见到战后新版（1977年24次印刷岩波书店日本文学大系版），这新版是根据西本愿寺本的；我请**沈佩璐、张勤、施小炜、郑强**四同志根据新版校阅了一遍，有些地方采用了新版的词意。序言也采用新版本的，所以序言中有“我们便是将西本愿寺本……用作底本”的话。

1983年3月20日译者附记

---

• 本志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均以黑体字排印，使读者便于辨识。



## 序 言

### —

《万叶集》这部歌集，总而言之，是一份我们尽可欣赏的文化遗产。这恐怕不能不作为《万叶集》序言之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因而从对此第一条加以少许分析来开始这篇序言亦属理所当然了。方才言及“我们”一词，这个词也需要一个注脚，即并非只有所谓的国文学者们——不论其自身意识到与否，世间是如此称呼他们的——尤其是以《万叶集》为研究对象的人，才堪称这个“我们”。不仅如此，也并非只有那些在种种意义上、怀着各种目的广泛涉猎古代文化的所谓的文化人（对此称谓这些人自己一般是不大喜欢的，固然我本人也并不大喜欢）才构成这个“我们”。当然，当今的“尽可欣赏”的“我们”，主要是以这批专门家和富于教养的人为中心的，但是也包括更广阔的器器红尘的芸芸众生，明言之就是当今的全体国民。如此看来，对于这样一部我们尽可欣赏的著作，与其称之为“古典文学”似乎远未若使用寓意更广、更为的当的文化遗产之类的说法来得妥帖。《万叶集》作为古典文学大系中的一部固然毫无不当之处，甚至正是其主要代表，但同时《万叶集》却流溢或者说充溢着一种无法削足



适履地纳入这个范畴之内的可称是泛文化的特性，与刚才所阐明的“我们”的意义相对应。就“欣赏”一词来说，它既不同于单纯的从兴趣出发的玩味古董，也与生活上的享乐之类意义迥异，将其概言为纯粹的文学鉴赏，又似乎言犹未尽。这个问题作为二章以后将加以详述的《万叶集》的成书、特点乃至语言学等各方面的解说的前提，恐怕不得不在此先作一概述。即首先恐怕必须通过对开篇的命题稍加解释，或者通过使“我们”、“尽可欣赏”、“文化遗产”这三者关系更加具体明了化，才能来解释《万叶集》究竟为何物，今天的阅读《万叶集》究竟又为何事这一基本课题。

无论是论质还是论量，《万叶集》都不比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逊色。先说其量。《万叶集》所收的短歌包括附于长歌之后的反歌在内，计有四千二百余首，长歌二百六十余首。旋头歌六十余首，共计四千五百三十余首<sup>①</sup>。倘使短歌之类的短诗型只遗存四五百首的话，则欲透过它们而去一窥某一定型诗型的相貌实属难事；然而数量既已多达四千首，那么对于个别作品的逐一评价姑作别论，至于接近短歌世界这一广阔天地则是可能的了。与此相比，不足三百余首的长歌就其数量而言虽不能号称十分，但在这些长歌中也包括了超越百句的规模宏大的诗型，因此长歌的世界虽不能令人十分满足，却也并非不能使人有所感慨。而旋头歌虽然仅存六十余首，数量上不足一提，然而这不过是将当时的三种诗型比之于今日的短歌、俳句、诗，分门别类加以考虑后得出的印象；其

---

<sup>①</sup> 《万叶集》歌数共编号4516首，这是新旧各版都一致的。但有些“或本歌”并未编号，所以实际上超出4516这个数字。